

花和尚鲁智深

水浒名将故事画传



海天出版社



(1)梁山好汉鲁智深，姓鲁名达，又名花和尚，自称洒家。生得面圆耳大，鼻直口方，身長八尺，腰闊十围，为人仗义，专爱打抱不平，是梁山大名鼎鼎的步军头领，一身武艺，名震江湖。



(2)鲁达时下在渭州延安经略府任提辖，负责延安府军队的统率训练。



(3)一日，鲁达闲来无事，走进茶坊，巧遇上了前来寻找师父王进的好汉九纹龙史进，两个好汉一见如故，相见甚欢。



(4)两人挽了胳膊，上街行了三五十步，只见一簇人围着看一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。两人分开人丛挤进去。



(5)史进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开手师傅打虎将李忠。鲁达当即邀李忠一起立喝三杯。李忠道：“提辖先行，待小人卖了膏药，便寻将过来。”



(6)鲁达心中焦躁，把那看的人一推一趄，骂道：“这厮们扶着屁眼撒开，不去的洒家便打。”众人见是鲁达，一哄都走了。李忠见鲁达凶猛，敢怒不敢言，只得赔笑道：“好急性的人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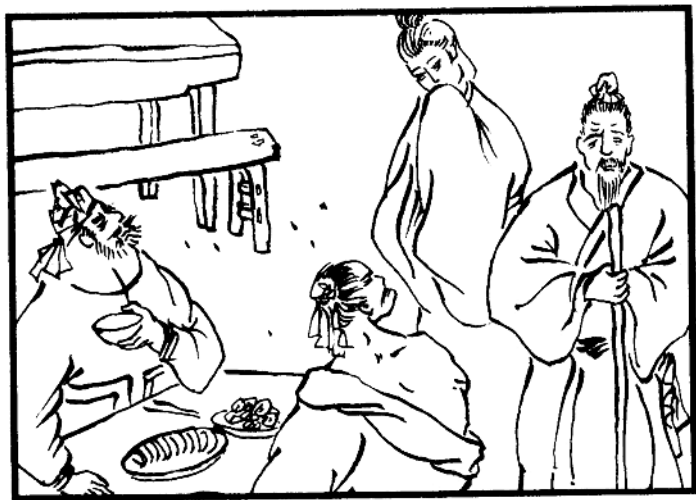
(7)三人来到酒楼坐下。酒保随即烫上酒来，满满摆了一桌。



(8)酒至数杯，正说些闲话。只听得隔壁有人哽哽咽咽啼哭。气得鲁达把碟儿盏儿都丢在了楼板上，吼道：“甚么人吱吱的哭，搅俺兄弟们吃酒。”



(9)不一会，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和手里拿着串板一老儿来到面前。妇人拭着眼泪，道了三个万福。鲁达问：“你两个是那里人家，为甚啼器？”



(10)妇人道：“我父女两人东京人氏，姓金，流落至此，此间有一镇关西郑大官人，看上奴家，虚钱实契，要了奴家身体。未及三月，他家大娘子将奴家赶打出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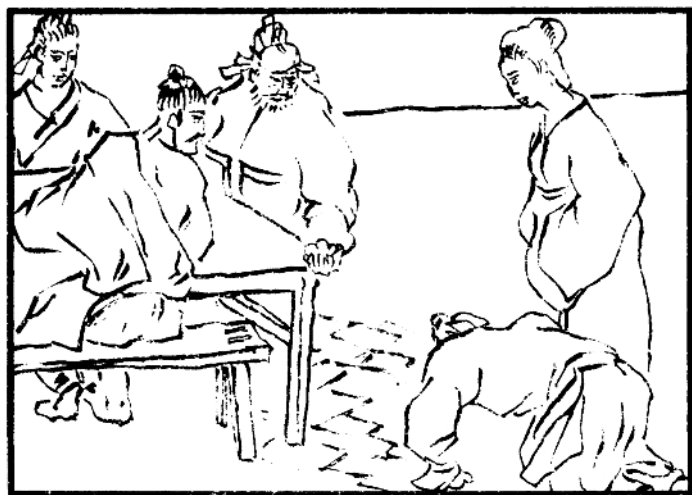
(11)不料镇关西追计典身钱,当初不曾得他一文,如今哪来钱还他,只得来酒楼赶座。这两日酒客稀少,怕他来讨,受他羞辱,想起这般苦楚,因此啼哭。不想误触官人。



(12)鲁达道:“那个镇关西官人住在何处。”老儿答道:“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。”鲁达听了:“呸,俺道是谁,却原来是个杀猪的,做个肉铺子,却是这等欺负人。”



(13) 鲁达回头对史进、李忠道：“你两个且在这里，等洒家去打死那厮便来。”史进、李忠抱住劝道：“哥哥息怒，明日再理会。”两人三回五次才劝住他。



(14) 鲁达凑了十五两银子，交给金老儿道：“你父女两个拿去做盘缠，一面收拾行李。俺明日来发付你们起身回东京。”金氏父女拜谢而去。



(15)次日天色微明,鲁达大步来到金氏父女住处。金老儿开门让坐,鲁达道:“坐甚么,你去便去。”金老引着女儿,便待出门。



(16)店小二拦住门口。鲁达道:“他少你房钱。”小二道:“房钱倒不欠。但郑大官人的典身钱,着落在小人身上。”鲁达道:“郑屠的钱,洒家自还他,你放这老儿还乡去。”



(17)店小二那里肯放。鲁达大怒，叉开手指，照那小二脸上一掌，打的小二口中吐血，再复一拳，打下当门两个牙齿。小二爬将起来，一道烟似跑了。



(18)鲁达恐小二去拦截金老，就在店里找条凳子，坐了两个时辰，方才起身，径投状元桥。



(19)郑屠开着两间门面，两副肉案，悬挂着三五片猪肉。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定，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。



(20)郑屠见是鲁达到来，忙叫副手搬出凳子。鲁达坐下道：“奉经略公钧旨，要十斤精肉，切成肉末，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头。”



(21)郑屠道：“你们快选好的切十斤来。”鲁达道：“不要这等腌厮们动手，你自与我切。”郑屠只得自去肉案上拣了十斤精肉，细细切了。



(22)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头，正来郑屠家报说金老之事，却见鲁达坐在肉案边，不敢拢来，只得远远的立在房檐下望。



(23)这郑屠整整切了半个时辰,用荷叶包了。鲁达道:“再要十斤肥的,切成肉末。”郑屠只得硬着头皮又选了十斤肥的,细细切了。



(24)郑屠整整弄了一早上,正待舒口气。鲁达却又道:“再要十斤寸金软骨,也要细细垛成末子。”郑屠笑道:“提辖这不是特地来消遣我。”



(25)鲁达听罢，跳起身来吼道：“洒家就是特来消遣你。”拿起那两包肉末，劈面象阵肉雨似的打将过去。



(26)郑屠大怒，从肉案上抢一把剔骨尖刀，跳将起来。鲁达早拔步在当街上。众邻舍及十来个伙计，哪个敢上来劝，两边过路人都立住脚。那来报信的店小二也惊呆了。



(27) 鲁达一脚将郑屠踢倒在当街上，踏住胸脯，喝道：“洒家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，也不枉了叫镇关西。你个卖肉操刀的屠户，狗一样的人，也叫镇关西。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。”



(28) 鲁达扑的一拳，正打在郑屠的鼻子，郑屠鼻子歪了半边，却似开了个油酱铺：咸的、酸的、辣的，一起都滚出来。



(29)郑屠挣不起来，口里叫道：“打得好。”鲁达骂道：“直娘贼，还敢应口。”提起拳头朝眼眶眉梢一拳，似开了一个彩帛铺：红的、黑的、绛的，都滚将出来。



(30)郑屠捱不过讨饶。鲁达道：“你硬到底，倒也饶你，如今偏不饶你。”又一拳打在太阳穴上，却似做了个水陆道场：磬儿、钹儿一齐响。郑屠当即只有进气，没有出气，一命归西。



(31)鲁达寻思道：“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，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。”鲁达拨步便走，回头指着郑屠尸道：“你诈死，洒家和你慢慢理会。”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。



(32)鲁达回到住处，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，提一条齐眉短棒，奔出南门，一道烟走了。